

他承认自己失败了。彻底失败了！
他谁也不怨。既不怨她，也不怨他，似乎也不该怨自己，更不该怨父母和同志。

但是，他失败了！
失败了就要承认失败者的心理压力！
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内，抽烟，帮助思考。思考不出头绪，反而老走岔道。

喝酒，也许会有些作用。他参加过各种宴会，喝过各种酒。上等的茅台，下等的红苕水，他都喝过。酒量不大，又不行。甜酒，甜味儿。白酒，辣味儿。啤酒，有股麻味儿。宴会以后，脑子特别清楚。也许要用心计，没出过事。

他打开一瓶酒。是好酒，泸州大曲，朋友送的陈酒。喝一杯，又一杯。今晚酒没味儿，既不甜，又不辣，也不麻，象凉开水。同当年插队时在农村夏收的麦地里，喝的开水一个味。眼有些迷糊，脑子却特别清楚。想啊想，又进入岔道，是机床，是吊车，是一张图纸，上边用红笔标着杠杠、道道、圈圈、点点。

他醒来，早上九点多。他用凉水冲了一下头，擦个澡，打了个寒颤。
他摸出礼服。打了个领带，照照镜子，颜色不行，另换一个，还不行。要庄重，尤其是这个特殊心理。皮鞋上土很厚，不雅观，得擦擦。
他数了五十块钱。多不多？说不来，没个标准。他感到心里合适就行了。他把钱往西装里兜

失败 (小说) 费宏达

大家招呼他，很亲热。

有人让开路，轻快的音乐，飘渺的烟雾，起伏不定的喧哗，瓜子、糖块、彩带……桌上、地上、身上到处是五彩纸屑。

他一眼看见她和他坐在一起，心颤了一下。她穿红衣服，发髻挽得很好看，胸前的红花闪着金边，脸红朴朴的，两眼润泽地闪着活泼的光。他们都对他笑。他也笑了。

大家拍手，他也拍手。
他穿过人群，来到她和他身边，鞠躬、握手。他把五十块钱双手交给他。他推辞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把两手合到钱上摇摇头，他收下了。

有人递给他一杯酒，是工会主席。他俩也举起酒杯，一碰，有响声，酒溢出来了。
“祝你们白头到老，永远幸福！”这是他的话，听着好似别人说的，既陌生又遥远。

掌声、笑声。
“厂长来迟了，罚三杯。”有人喊。
他痛痛快快地喝了三杯。

有人穿过人群向他走来，是供销科长。他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又是鞠躬，又是握手。

她和他要送他。他按他们坐下。
“对不起，师傅们，我先告退。”他抱拳向热闹的人们扬扬。

大家又拍手，很热烈，有人站起来。
“厂长总是忙。”

有人同情地说。
“他也该成家了。”
有人悄声说，他偏偏听得真切。

他走出俱乐部。一阵风吹过，热脸上有些凉意。
“傻瓜，你不说她怎么知道你爱她呢？”想到这儿，他笑自己这没有出击的失败！

(插图 胡勤生)

山的故事

苑湖

山就这样承前启后的沉默
世纪的风吹不老它的额头
岁月缓缓走过
带着无数的失落和渴望

只是总在山的那立中
慌乱地呼吸
久久没有回声

河流悄无声息地
从山脚随意流过
语言并未能表达出什么
山以自己的苍老拒绝一切

这已不是一朝一夕
那些情不自禁而发出的声音
都在山中飞速地脆弱
直至记忆无法回首的日子

山就这样独自沉思
它的姿态至死不动

汤显祖“失踪”

汤显祖是我国著名戏曲《牡丹亭》的作者。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“失踪”了。家里人四面八方寻找，屋里屋外都不见人。正在焦急万分时，忽闻一婢女说，她今晨曾看见主人悲伤地在庭院徘徊。家里一听，就马上到庭院去寻找，找到一柴堆附近，传来了隐隐的哭泣声，大家循声一看，汤显祖果然躺在柴禾上掩面痛哭。

原来，他这天正在赶写《牡丹亭》中《忆女》一场，当写到“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”一

流韵
句唱词时，竟随着剧中人一起伤心起来。
(陈本固)

烈士墓前

赵芳

踏着一步步石阶，我的心那么沉重，脚呀，踏下去不敢再抬起，怕惊飞枝头的春鸟。

这里，长眠着多少血性男儿，他们的血染红了花，润绿了叶，结出颗颗殷红的果。
花园，肃立在烈士墓前，垂着头，带着瞻仰者的虔诚，倾吐无尽的思念。我俯下身，拣起一枚雨花石，啊，美丽的波纹，可是烈士的笑窝？

一插，向俱乐部走去。
俱乐部门口人很多，男、女、老、少。每个车间的人都有，面孔挺熟，叫不上名字。



王宪伶

从华山西侧的一个山口进入秦岭，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行约八十里，便到了金城城。没有来过这里的人，一听金城城这个名字，就不禁浮想联翩，怡然神往。金城城，金子堆起来的城，那该是怎样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啊！其实，这里既无古代意义上的城，也无现代意义上的城。金子是有的，可惜微乎其微。据民国末年编修的县志载，以往“附近居民农闲时，择地挖淘，淘得二三厘，或二三分，得六七分者最少。过去聚数千乃至百人之多，近年概成废穴空洞矣。最

盛时期，不过三二十人而已。”金子多到车载斗量，以至堆积成城的壮景，只是在此地流传的一些美丽的传说中可以找到。尽管直到今天，还偶尔可以见到几个淘金者，在谷底流着的一条名叫“文峪河”的小河边，做着黄金梦。

然而，金城城仍然是迷人的。
且不说这里的民风是怎样的古朴，使人恍若回到了人类刀耕火种的时代；也不说这里的矿藏是如何的丰富，以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到这里开拓，单是它那独有的山色，就足以使它具有永恒的魅力。

如果你在一个晚秋的黄昏，独自爬上山去，纵目远眺：青山苍茫，雄峰林立；云空似海，翔鹭如蚁；夕阳在

天际燃烧，烈风曜曜北去；无数条峡谷纵横交错，逶迤盘桓，渐渐消融在耀眼的霞光里……于是你感到了世界的浩瀚和雄浑，禁不住要深深慨叹做为个人的渺小和短暂。你不禁想到，人生易逝，力非无穷，要想不虚度此生，得赶快做起来啊！

闭上眼睛，屏住气息仔细听：晚风掠过树梢，绿液在枝脉里流动；松涛振颤，溪水呢喃。多么静啊，静得纯洁，静得透明。你处在这种宁静中，感到灵魂升华，五内皆清，思人生而顿悟，视名利如浮云。于是，一种强烈的渴望涌上你的心头。渴望美好的生活，渴望创造，渴望不朽爱情……

深沉、雄浑而宁静，这就是金城城山色的美之所在，这就是金城城的性格。每当我置身于金城城的山林之中，我就想到：一个人也应该是一座金城城：内涵丰富而不自炫，宁静淡泊而不为世俗的浊浪所淹没。纵然因此而孤独，也不以为憾事。
(题图 晓毓)



清涧道情 (散文)

刘调平

我藏有两盘清涧道情的录音。我常常一边听着那音乐，一边不由地要奇怪：何以象我们清涧那样山大沟深的地方，竟会产生出如此舒坦、飘逸、回肠荡气的乐曲来？

其实，要听好道情，仅靠录音是不行的，那须到我们清涧乡下去。

正月里，才吃罢初一早上的饺子，人们便不甘寂寞了。弄几张席片，竖几根木棍，简单搭起个台子，丝弦一响，梆子一敲，就有人上场了。登台者手里扬着蝇刷子，脚下迈着八字步，沉浸在一派天人合一的艺术氛围中，嘴里洋洋自得地唱着：“哦来——上的南哟山哟，哎嘿哩嗨，哎嘿哩嗨，哎嘿哩——哎嘿哩——哎嘿哩哎嘿哩嗨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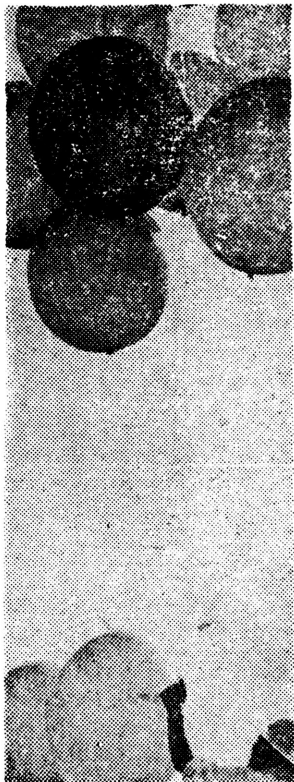
这便是清涧道情。
道情唱到劲头上，演唱者身上就象附上了灵气，两眼眯成一条线，手里的蝇刷子不停地甩打着，嘴里却仍然是扬得长长的调，直唱得漫山遍野的观众们全都手舞足蹈地象是着了魔。
然而，这才只是道情的清唱。清唱罢了，自

叶广岑

然该开正本。来一出《张良卖布》、《湘子出家》什么的。人们早已听熟了，却偏偏还要听。人们所要的，也正是那个烂熟烂熟的韵味儿！

据一个已唱了半辈子道情戏，看来，余下的半辈子也必将献给道情事业的姓曹的胖子考，清涧道情乃道家音乐，是当地民歌外加清涧方言长期衍变的产物。这观点怕是真有点道理。在清涧道情中，道家的影响是明显的。至今人们唱道情，手里也少不了道家的拂尘。于是，清涧道情最显著、最惹人喜爱的特点，就是那十分的飘逸。这又跟道教的风流超脱不谋而合。至于清涧方言是不待说的：清涧人唱道情，不用清涧方言用什么？令人惊叹的是，平时连我们自己人都不敢恭维的清涧话，一旦在道情中唱出来，便立即妙趣横生，有味又合辙了。

清涧这山大沟深的地方，之所以产生出这么舒坦、坦荡、风流、清爽的音乐，还有着更加重要的一条：那便是清涧人从来就是不屈不挠的乐天汉子，所以，这清涧道情也就象了清涧河的流水儿，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儿了。



树桩化石

赵小云

天地翻覆时的惶恐
地壳深处无望的呼喊
——历史的记忆
那样久远
模糊、淡忘……
只篆刻下
这异常的镇定、冷峻傲对
寒来暑往、风狂雨骤
沉埋与挤压，造就
刚烈不阿的秉性
当年的柔弱、怯懦
早化为乌有
苦痛的“炼狱”，使你
历百世而不衰朽

节日 邓海摄